

大型传统连续剧
大师满汉园
《醉花楼》第一集

(根据同名小说及口述传统本整理)

(初稿)

度心市高甲剧团

大闹天宫

——《粉粧楼》第一集

人物——

罗增

沈謙

李逢春

錢來

广德帝

罗夫人

罗灿

罗焜

秦双

梅文連

胡奎

章太娘

章琪

章宏

祁子富

祁巧云

張二娘

沈廷芳

錦上天

卢太医

沈老夫人

尉迟友

段忠

宗信

家院，太监，酒家，

家将甲（猴棍）、乙（麈尾），

四打手、四校尉。

大鬧天宮圖

場 次——

第一場	爭征春園
第二場	本斬刺飛
第三場	廷延遊南
第四場	政抄殿分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第一场 廷 争

时：唐广德年间

地：金銮殿

人：罗增、李逢春、沈谦、钱来、广德帝、太监

〔布开。罗增、李逢春、沈谦、钱来 两班分上。〕

罗 增：（念）开元盛世似雲烟，

李逢春：（念）过眼繁华如许年。

沈 谦：（念）几代君臣享厚福，

四大臣：（念）楼台醉舞寓神仙。

老夫 ——

罗 增：兴唐越国公罗增字：瑞。

李逢春：卫国公郑州尚书李逢春。

沈 谦：文华殿大学士左班丞相沈谦。

钱 来：兵部尚书钱来。

四大臣：清了！

〔钟鼓声响。〕

罗 增：景阳钟声响。

沈 谦：龙凤鼓起擂。

李逢春：圣驾临轩。

四大臣：退入朝房伺候。（按各班分下）

〔太监引广德帝上。〕

广德帝：（念）太平天子坐龙廷，

万户弦歌达圣听。

〔罗增、李逢春及沈谦、钱来分上。〕

广德帝：寡人李豫，国号大唐，帝号代宗，今日圣坐早朝。内侍——

太 监：啡！

广德帝：吩咐两班文武，有本陈奏，无本捲簾退班。

太监：万岁有旨，吩咐两班文武，有本陈奏，无本捲簾退班。

沈 谦：赦过。微臣沈谦有本陈奏。

广德帝：沈贤卿奏来。

沈 谦：微臣奉旨督造安乐宫，已阅两载，蒙万岁洪福，如今已告竣事，伏乞圣鉴。

广德帝：唔，安乐宫营造已竣，未知造得怎样？

沈 谦：万岁啊！

（唱）方圆百里安乐宫，

殿阁楼台几千重。

钱 来：（唱）雕梁画栋辉金碧，

天上人间实无双。

沈 谦：（唱）万国贡物多奇丽，

钱 来：（唱）千名美女侍其中。

沈 谦：（唱）梨园子弟新谱曲，

二 人：（唱）轻歌曼舞乐君王！上上

钱 来：万岁！

（唱）沈太师经营历两冬，

鞠躬尽瘁督造安乐宫。

如此勋业堪盖世，

论功还须再陞赏！

广德帝：哈哈，钱卿奏得有理。沈贤卿历尽辛劳，筹划营建，有功于寡人，合该不须陞赏。……

罗 增：且住！我主宫奏！

广德帝：罗卿，奏来！

罗 增：万岁啊！

（唱）沈谦有罪须置法网！

怎可给伊再次陷害。

广德帝：这是何故？

罗增：万岁可知安乐宫营建之费，从何而来？

广德帝：不是动用御库与多方筹措的吗？

罗增：沈谦多方筹措？

(唱)伊将卫边军费千万两，

擅自移作建宫之用。

广德帝：什么？！

罗增：(唱)伊不但营建了安乐宫，

沈太师的满春园也沾光。

沈谦：胡说，满春园乃我家后花园，自费兴建。你为何也加以诬赖？

罗增：你这个满春园吗？

(唱)北郊三十里田地尽在你手中，

千户良民被迫走他乡。

如今满春园是一片风光，

谁知多少百姓血泪付汪洋。

沈谦：满春园所在之地，皆以家财收买，立有契据。钱尚书你说
是吗？

钱来：是啊！

罗增：(唱)再说边关兵备无资餉，

干戈城堞不修难设防。

兵马饥寒士气低落，

一朝有事国土就遭殃。

李逢春：万岁，罗国公所奏，如果属实，则沈太师难辞其咎。

沈谦：万岁，臣实无挪用军费及霸占民居之事。望万岁圣鉴。

广德帝：李贤卿，依你之见如何？

李逢春：依臣看来，合该派一位公正大臣查明此事，则沈太师被赏
该罪所凭圣裁！

广德帝：卿莫有理！钱贤卿。

钱 来：臣在。

广德帝：命你查明满春园兴建之事，过期如实奏明。

钱 来：领旨！

沈 谦：万岁！臣有无私弊，钱尚书一查便知。今日安乐宫落成之
庆，万岁怎可不来临一观！

钱 来：是啊！安乐宫今日首奏“霓裳羽衣曲”，万岁岂可不去！

广德帝：是！朝事已毕。

罗 增：圣驾回宫！

李逢春

沈 谦：起驾安乐宫！

钱 来

广德帝：驾到安乐宫！

罗、李：唉！

沈、钱：哈々々々！

——奔下

第二场 远 征

时：上场后的一个月。

地：罗府花厅。

人：罗夫人、罗灿、罗焜、罗增、太监、蔡双、李逢春、
柏文莲、家院。

（帘开，罗夫人、罗灿、罗焜上。）

罗夫人：(唸)先人保国建奇功，

罗 灿：(唸)世代蒙恩福泽长。

罗 焜：(唸)救祖光宗男儿志，

三 人：(唸)少年昆仲是英雄。

罗夫人：妾身罗门秦氏。

罗 灿：大世子粉面金刚罗灿。

罗 焜：二世子玉面虎罗焜。

罗夫人：配夫罗增，世袭越国公之职。可恨奸相沈谦，横行朝纲，营私舞弊。移用边关军费建造安乐宫；又霸占北郊良民千户田屋以造花园。我夫当殿据实举发。谁知万岁庇护奸党，不加责罪。我夫一怒，又入朝再奏，至今已久，未知事体如何？

(罗增内喊：“好气啊！”怒气冲冲上。

罗 增：(唱)奸党横行惹人气，

万岁庇护更堪悲。

好气啊！

罗夫人：公爷

灿、焜：爹爹

怒怒！

罗夫人：公爷早间入朝，又是怒气冲冲回来？

罗 增：夫人！

(唱)沈谦钱来沈濯一气，

通同作弊互相包庇。

万岁宠信不追究，

反给陞赏恩荣无比。

罗夫人：啊！？

罗 增：万岁说沈谦营建安乐宫有功，加陞三级，赐俸三年；钱来也陞一级。夫人，你说老夫能不气愤吗？

罗 灿：爹？沈谦不法，何不併同三十六家国公，齐声弹劾。諫万岁也不敢袒护。

罗 增：灿儿有所不知，诸家国公有爵无权，再言也无益。

罗 焜：沈谦胆敢占地私建满春园，孩儿愿与诸家小爵主，将满春园拆毁，諫伊也怎奈我何！

罗 增：胡说，满春园之地，沈谦也有契券为凭，怎能加以毁损。
二位子儿——

罗 灿：孩儿在！

罗 增：你等只要在家勤习武事，勿豫外事。下去！

罗 灿：孩儿遵命！（下）

罗夫人：公爷。奸党弄权，忠良受害。你今年还，何必在朝受气，不如辞官归隐，以乐天年。

罗 增：老夫正有此意。左右，进文房四宝，待我写本。
（内应声。）

罗 增：（举笔，念）“年老体弱少健康，不堪在朝伴君王。拜本辞官归田里，以娱晚景福祿长！”

〔内声：“圣旨到！”〕

罗 增：果然来了！夫人且入内！

罗夫人：是！（下）

罗 增：焚香接旨！
（太监上。）

太 监：圣旨到，跪听宣读！

罗 增：（跪）吾皇万岁万万岁！

太 监：（读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鞑靼作乱，兴兵入寇，边关危在旦夕。据大学士沈谦暨诸大臣联名保举，今加封赵国公。罗增为镇边元帅，统兵前往，征剿鞑靼。军情紧急，即速

起程，欽此！

罗增：万？岁！（起立）

太 监：圣旨在身，不敢延迟，请了！（下）

（罗夫人上。）

罗夫人：公爷！圣旨果然要你远征！

罗增：前日就有边关告急，正要选将出兵，不意竟要老夫挂帅。
这又是沈谦之计！

罗夫人：公爷，沈谦挪用军费，使边备不修，士卒饥寒，何能抵御
暴敌。你终可奏上一本，以老病为辞。

罗增：唉！世受国恩，求之不得。夫人入内备办，老夫不日出兵
了！

（内声：“秦公爷、李礼部、柏指挥，三位大人前来拜会。”）

罗增：三位大人到，迎接！

罗夫人：啊！（下）

章大娘

（秦双、李逢春、柏文连上。）

罗增：（还一见礼）秦舅兄、李礼部、柏都指挥，来了！

三 人：来了！

众 同：哈！哈！

罗增：请坐！

三 人：同坐！（各坐下）

秦双：我等今日得知沈谦摆布妹夫征番，特来探问。

李逢春：罗兄只管放心前去，朝中之事，我等自当关照。

柏文连：罗兄挂帅征番，小弟也要到陕西就任西安府新职，将来辞
行！

罗增：三位兄弟来得正好。小弟奉旨征番，为国忘家，理所当然。
只是弟去后，二位小儿年轻，在此长安城中，只怕招灾惹
祸，以此拜托仁兄照应。

三人：理应如此，何劳吩咐！

罗增：手下，唤二位世子过来！

家院：是！请二位世子上来！

（罗灿、罗焜内声：“来了！”——上。）

罗灿：参见爹爹！

罗增：二位孩儿，你爹爹奉旨远征数载，就要起程，你等在家，要勤习武事，以备来日为国宣劳。因托你三位尊长，关心照料。这位秦护国公是你舅父自然熟悉；这位李卫国公礼部大堂；这位柏都指挥，你等近前相见！

罗灿：参见列位伯父！

李逢春：二位世子器宇不凡，日后必成大器，老夫辈有厚望焉！

柏文连：

罗增：过奖了！家院，进酒来！

家院：是！（下，取酒壶杯盏上，斟酒，罗增与三人各饮酒。罗灿、罗焜侍立）

柏文连：唉！罗兄，今见二位世子此等人材，倒引起小弟心事来了！

罗增：怎么说？

柏文连：小弟原配李氏夫人，单生一女，名唤玉霜，李氏不幸早年去世。继室侯氏与吾女同在淮安故乡。门衰祚薄，以此兴叹！

李逢春：唔，罗兄，未知二位世子青春几何？可曾婚配？

罗增：愚兄正为此事焦虑。长男已订下云南马国公文女，尚未完婚；次男未曾婚配。我此去不知何日归来，为他完婚？

柏文连：弟愿将小女与二世子结亲，只怕高攀不上。

罗增：既蒙不弃，如此甚好！（向李）拜托李兄执柯，自当重谢！

李逢春：小弟理当作伐。只是罗兄圣旨在身，不日就要出兵，柏兄

也要往陝西赴任，此后不知何日再會，人言擇日不如撞日，就此求柏兄一紙庚帖更妙！

羅增：哈々，甚好甚好！（解下玉環）玉環權為聘禮，伏乞笑納。

柏文連：（接過，取紅綾寫下庚帖交李）這是小女王霜庚帖。

李逢春：（接過，交羅）百年好合，千載同圓，恭喜恭喜！

羅增：多謝多謝！媳兒，拜見你岳父！

羅焜：遵命！小婿羅焜拜見岳父大人！

柏文連：賢婿免禮。請起！

眾人：這真是“一雙跨鳳乘鸞客，却是牽牛織女星”哈々々！

李逢春：蔡兄再敘，我等告辭了！（辭下）

柏文連

羅增：奉送！

蔡雙

（內聲：“兵部傳知，請羅元帥到校場點兵！”）

家院：啟公爺，兵部催請公爺到校場點兵！

羅增：備馬！

家院：領命！（下）

羅增：舅兄，（指著二子）弟此次远征，兩個孩兒全仗舅兄教訓！

蔡雙：這個自然！請了。

（家院備馬。

羅增：（上马）舅兄請了！

羅焜：爹々保重！

羅增：（唱）奉旨远征且别离，
真兵校場莫延迟。

（狂风大作，吹折帅旗。

家院：启禀元帅，狂风吹折帅旗！

羅增：这事了！

（唱）起地狂风折帅旗，

起马何须问吉利！

—— 奔急下

第三场 赶春

时：距上场约两个月后

地：京城北门外，隐约可见满春园。

人：胡奎、罗灿、罗焜、祁子富、祁巧云、张二娘、章琪。

〔帘开，胡奎上。〕

胡 奎：（念）莫道英雄起草莽，
投亲千里也神伤。
幸逢罗府两世子，
义结桃园情意长。

俺、幽云城胡奎。自淮安别母，到京求取功名，不意投亲不遇，流落江湖，幸遇罗灿、罗焜二位世子，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暂在罗府安身，已逾月余。今当三春好景，老伯母不放我兄弟出门，不得已借口回拜乡亲，骗过伯母同去游玩。（喊）罗灿、罗焜二位贤弟！

（罗灿、罗焜内：“来了！”——佩剑带马同上。章琪随上。）

罗 灿：胡大哥！

胡 奎：二位贤弟，时间无早，最紧起行！

罗 焜：是！最紧起行！章琪，为胡大哥带马来！

章 琪：是！（递马鞭）

胡 奎：（接过马鞭跨马）二位贤弟，上马！

罗 灿：要往何处？

胡 奎：自然是城外，才有好风景！来，我来开路。（挥鞭催马）

罗 灿：且慢！胡大哥，那是北门外，去不得！

胡 奎：为何去不得？

罗 焜：哥，北门外满春园，如今桃花盛开，风景甚佳，为何去不得？

罗 灿：贤弟，你岂不知满春园乃是沈谦奸贼的花园。我爹曾为此开罪沈谦。奸子沈廷芳大肆宴乐。咱兄弟前去，只怕生出事端！

罗 焜：沈谦父子可以霸占良民田地起造花园，难道咱兄弟就不能前去饮酒吗？

胡 奎：是啊！人人都会去得，为何咱兄弟不能去得？

罗 灿：既是一定要去，凡事要小心谨慎，须早回家，免得母亲盼望！

胡 奎：有理！行。（催马下，罗灿催马与章联随下）

（祁子富、祁巧云、张二娘上。）

祁子富：（唱）且喜一病能得痊愈安。

祁巧云：（唱）父女相随烧香还愿。

张二娘：（唱）照顾义女不敢迟缓，

三 人：（唱）好果令人流连忘返。

祁子富：老汉祁子富。

祁巧云：念阮祁巧云。

张二娘：老拙张二娘。

祁子富：我爹曾任广东知府，因亏空库银，被沈谦拿到刑部狱中，我变卖田产，进京代父赎罪，不意我爹难当重刑，一命呜呼！我领屍埋葬之后，暂住张二娘饭店，谁知祸不单行，我妻也随后亡故，身边只有一女，名唤巧云，年方二八。拜二娘为义母，父女在店帮衬，我近因得病，幸得痊愈，以此到各庙烧香还愿，如今事毕，二娘、女儿，相共回家。

张二娘：且慢，祁老伯，你得病初愈，又逢三春好景，我巧云义女，难得出门，如今正好遊赏玩乐一番。

祁子富：既是二娘有此雅兴，那就顺便再遊赏比划。未知将欲何往？

张二娘：前面满春园，出名好景致，就行就来去。

祁子富：好，那就相共来去！（与张二娘下）

巧云

第四场 闹园

时：紧接上场

地：满春园

人：祁子富、祁巧云、张二娘、沈廷芳、锦上天、章联、酒家、家将甲、乙，打手甲、乙、丙、丁，众遊客。胡奎、罗灿、罗焜、宗信。

（二布前，宗信催马挽着文书，令旗垂头丧气地上。）

宗信：哎哟！

（吟）承平日久畏言兵，
黠黠入侵举国营。

幸赖罗增能抵敌，
边庭暂可告安宁。

末将边头关守备宗信。只因黠黠兴兵入侵，边关战备不修，士无斗志，危急万分，幸得越国公罗增提兵，杀退番蛮。

我奉命入京报捷，并请增兵以防再犯。不意兵部传下沈太师严令。既不准传布捷音，又不准增兵加餉，要我速回催促火速进兵，令人莫明其妙！真是乘兴而往，败兴而归也！

（一阵锣鼓声起）哎哟！

（唱）万岁沈疆安乐宫，
沈太师的满春园庆落成
举国君臣乐太平，

更有何人念边庭。
边备不修城堞坏，
士卒飢寒谁怜悯？
只知冒险入重地，
到时失误谁担承！

咳！咳！咳！

钱兵部约我满春园里同一醉，
我军书紧急也敢再停留。（催马下）

（布开，满春园，园内楼台廊阁，奇花异草，时当早春，满园桃花盛开，园门旁亭上横匾“留春阁”，左右对联：“月移残柳过亭影，风送桃花入座春。”馆内东西两间摆酒席，游人、酒客往来如织。）

（幕后和唱——

满春园里桃花开，
二月轻风习习来。
驻马还须买一醉，
王孙公子乐开怀。

（沈廷芳、锦上天上。）

沈廷芳：（唱）头戴玉方巾，
身穿绣花衣。
腰系丝带，足登朱履，
人说是美，莫笑我痴。
唧唧连柳，唧唧连柳，唧唧连弄，唧唧连，

锦上天：（唱）相府公子威风无比，
京师内外首屈一指。
唧唧连弄来连……

二 人：(唱) 满春园，好景致

由阮追香猎艳做尽蜂蝶戏。

柳啊弄婵…… 哈々々 喝々々！

沈廷芳：本公子沈廷芳！

锦上天：在下“龟头仙”！

沈廷芳：哪改名？

锦上天：无，是锦上天！

沈廷芳：我爹在朝官居左班丞相，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满朝文官、内外武将，不是我爹的门生就是我的昆仲。我是跟亲的亲生独养，孤条龙脉大栋梁。我在府后北门八里外，起一座满春园，横直二铺，通城大路，都是百姓的好田好园好厝宅，霸占来就变我的。人说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我这满春园好风光，比安乐宫御花园更堂皇。如今春来十分好景，留春园租人开酒店，既可饮酒作乐，也好迎红逐绿。老锦——

锦上天：唉！

沈廷芳：看今日日子晴和，花红柳绿，你我先来西园小饮几杯，看有亲戚人也好同来游赏！

锦上天：公子主意甚是，咱就先来饮酒！（随沈廷芳到西园席上饮酒。）

（胡奎、罗灿、罗焜上。）

胡 奎：(唱) 兄弟同来看景致。

罗 灿：(唱) 满春园里花满枝。

罗 焜：(唱) 前面飘々酒旗展，

三 人：(唱) 同饮几杯尝美味。

胡 奎：(拍桌) 酒家！

(酒家上。)